

致谢

这本小书是我自2006年开始从事核军备控制学习和研究以来的一个总结。短短十几年时间，军控研究的热点已经大不相同。2007年“核四人帮”提出“无核武器世界”设想，2009年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说中呼应这一倡议，2010年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更是提出大国核战争的风险已经远去。如何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以及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战略稳定，是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我的博士论文就以深度核裁军背景下的战略稳定为题。然而，到准备书稿时，风云变幻，不要说深度核裁军，就连美俄之间仅有的军控条约能否延续都成了问题；大国竞争已经成为新的关键词。

所幸的是，我研究的核心内容并未过时。一直以来，战略稳定性理论以及核军备控制实践都是主要围绕美国和苏联/俄罗斯两强之间的对称力量格局展开的，对不对称力量结构（如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及未来新兴扩散国和美国之间）关注甚少。不对称核力量结构的战略稳定性固然是推进深度核裁军时绕不开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军备竞赛风险浮现的当下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就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增补更新而来。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我现在还记得最初和李老师接触时他说过的话：“年轻人在获得合适的职位前需要一个跳板，我很愿意提供这样的跳板。”在李老师的引领下，我得以参与国内和国际高水平军控对话，并融入军控研究圈子。毕业之后，我仍然有幸时时聆听李老师的教诲，感受他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

本书初稿完成后，樊吉社、蒋康、李彬、姚云竹、赵通阅读了全书，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受惠良多，谨致谢忱。毋庸讳言，书中疏漏之处由我负责。

我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全球安全工作组（Science, Technology and Global Security Working Group）、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达特茅斯学院迪基国际理解中心（Dicke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和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从事访问研究。这些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明白交流对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和斯坦顿基金会（Stanton Foundation）提供支持。

攻读博士学位前，我曾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从事弹道导弹设计工作，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工程实践，并得到李连仲、严卫钢、钱唯德等诸位老师的指点，这些经验是我从事军控研究的重要基础。

感谢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我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和我一同见证这一切。

吴日强

2022年正月初六于北京